北狩見聞錄
北狩行錄
靖康傳信錄
靖康紀聞 附拾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狩見聞錄

曹勳編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學津討原皆收
有此書學海在先故據以
排印

北狩見聞錄

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密報李石周訓吳幵莫儔來奏事卽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illegible]皇帝卽[illegible]也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廠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illegible]皇帝[illegible]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孃孃請便來不可[illegible]事機徽廟沈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變我亦擘劃恐徒死無益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死徽廟曰朝廷旣不令南去又圍城時劫脅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卿等無隱石曰不敢亂奏徽廟卽令中使請顯肅皇后時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複廚檐邀徽廟同行后與徽廟語少刻卽索道服徽廟尋常只著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邀駕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僞不測更宜聖裁此足似未可移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竝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犯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媿昔人多矣顧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顯肅皇后出延福宮由晨輝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雙扉俱啓徽廟曰此必番使迓方欲由就西廠舍導從圍掩軍與出門徽廟頓足與中

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爲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來朝者）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擯於西城門外竝不許隨從惟姜堯臣徐中立丁孚等得在左右虜人目爲祗候人徽廟到郊宮虜人遣代太師沙少師等三人來奏徽廟取向日張玨投降本朝文字幷張玨緘首一宗處分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玨投降初未有不受之約故納玨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玨即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爲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況已嘗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目也虜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廟在寨二十餘日徽廟自製劄子一通令與相國其略云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嘗招收張玨繼蒙須索即令戮以爲獻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以爲釁某即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與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聞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之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還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庭御令與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騎待台令劄子去後一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卻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伴指揮請上皇心下不要煩惱但且寬心抱此劄子徽廟令附進南京行在訖徽廟又製奏表自即位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盤

肅覺來猶聞其餘音至曉令報后知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徽廟曰邦昌考誓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宋光終作漢臣鄰徽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興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猶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徽廟同二太子由河北路淵聖同國相由河東路約會於燕京是日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云去歲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得免去復以岐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虜中人情稔熟故要同去次日徽廟率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馬等望城拜城中辭違宗廟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哭震泰煙門動虜人說此日日色昏慘風聲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啓程淵聖同皇后太子來拜違泣下別去自別不知見四月初一日起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顯肅皇后以下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汭譯奏徽廟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於有德歷代革運這事上皇心下煞理會得本國比取契丹所得嬪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式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徽廟但致謝曰當日爲兄弟今日爲囚虜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爲主張太子曰上伴不肯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別有文字來於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黏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鷄兔魚肉酒果徽廟

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飲酒食肉。願早承來旨。燕王以途中乏食。薦時殽以馬槽。猶露雙足。就寨外焚化。徵廟勅令人堅欲攙行。徵廟止至晚。徵廟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人亦皆泣下。過洺州。二太子請徵廟看園場。飯後遣馬幷紫織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徵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徵。既見二人皆再拜。令徵即退。藥師猶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徵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藥師煞忠於南朝。徵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豢養至此。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共於南朝。徵廟曰。是是。徵廟過河數日。宣諭曰。我夢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衆。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妄。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爾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勳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心。是晚下程。徵廟出御衣衣襯一領。俗呼背心。拆領寫字於領中曰。可便即眞。來救父母。幷押。計九字。復縫如故。付臣勳。又索於懿節皇后。得所戴金日鐶子一隻。雙飛小胡蝶。俗名鬪高飛。云是今上皇帝在潛邸時製。以爲的驗。及皇太后信。令臣勳見上奏之。詔詰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語言。氣已哽吾頸矣。竢到燕山爾乃去。懿節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語大王。

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幷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廟聖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急聚行之。無以予爲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憤。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易轍。每念靖康中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廟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不協順。記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諭曾密賜上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說欲決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爲密驗。臣在虜寨臨行日。恭奉皇后宣諭。令奏上曰。主上再使軍前。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上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女指示衆。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太后當時悟曰。我事四聖。香火諱（謂東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陷虜中。愈更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天貺。宣屈從時。太后未知主上。即使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擲其將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太后手加額喜甚。臣下拜即奏。徽廟大喜。復令謂太后曰。瑞卜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臣等皆再拜。太后因此以子代將不易。道過堯山縣進早膳。有燕人百餘人。守徽廟所乘車。詰臣曰。上皇活燕民一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天表。因具以奏。徽廟爲拗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拘。徽廟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困厄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徽廟在路中苦渴。令摘道傍桑葚食之。語臣曰。我在藩邸時。乳媪曾啜此。因取數枚食甚美。尋爲媪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

此。豈非桑實與我終始耶。至眞定府。徽廟乘馬。與二太子竝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虜人不較也。舍於府園淨淵莊牛門。請徽廟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毬場。徽廟與肅皇后在廳上看打毬。能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跪奏云。聞上皇聖賢。甚高。欲覓一打毬詩。其請頗恭。徽廟云。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曰。錦袍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綽撥入邪門。（十撥邪門。皆打毬家語。）彥宗捧讀稱嘆。即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其義。太子點頭。令諷誦數徧。乃起謝。徽廟亦謝其恭也。二聖既出城郭。於南郊大王位。虜排長木爲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竅。容人看外。外亦窺內。虜日以肉菜米麪內人相博易。聞語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奪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故睨左右。如金人旁來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遞以奏上。衆皆喜爲不日救至。又數易倚牆器械。卻用郊禮。盡木槍戟。復有病人如傷中包裹。臥於牆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紅袍。備緩急。兵至。即以衣徽廟爲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即他語。一新棚中觀聽。臨行猶傳有兵相尾。然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以緩聖心。及愚衆人。虜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虜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伏計八百六十餘量。自過河經濬州城外。虜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即盡以炊餅藕菜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爲柴路。深則疊以爲甬道。跋踄

荒迥。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荊榛。或桑木間。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胥屢死壞。亦不容補。死就爨其肉而去。人行稍卻。則落後軍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卽以車前轅內嚮。遶三面市如射帖。又斫枝梢。繚以爲鹿角。持兵備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遲飯。大半委頓。自後習知遇有水處。卽遂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趁明造飯。飯罷卽支散路粮。徽廟與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眞定府。方得入城。歇住兩日。盡換牛蓋自京至眞定。牛多無草喫。極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故換過眞定府中山行稍緩。日亦行五六十里。臣勳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殿開暇。恭承徽廟宣諭四事。亦附於后。

徽廟在襁褓時。晝臥。忽臥處屋棟中折。欲墮。復續。其聲達前殿。乳媪急抱徽廟起。梁卽墮所臥榻上。

哲宗晏駕。太皇使縛秦玠等二侍醫於崇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於後。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

及和丁酉。徽廟夢虜人數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得。因令禁止番裝。宣和閒燕。人歸朝。因曲宴郭藥師政趙政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

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重。侍衞寒肅。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

如界移時天地清徹星斗燦然徹廟顧侍衞者曰從來郊祀未有景貺若是之異者遂製稱謝密詞曰雨露未沾念密雲之直上馨香旁達徹夕月之當中



北狩行錄

蔡絛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北狩行錄

宋　蔡　絛　譔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上。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誾曰。宗族流離若此。甚憫念之。卿爲予細取索等第。具一目來。欲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誾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誾支散。

幹离不在會城。太上面陳南北利害。敍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詞發涕零。義形於色。北人傍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諱。但首肯久之。

行在統屬之人。謂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然既是統轄。卽令押班起居銜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壓。不可爲在此間。頓改舊制。

太上自燕京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鋒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刼。思有以少助維天之祚。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爲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鋒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

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敍議。至六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會城中共舉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爲宰相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以效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民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知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絛曰。天祚我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詞。明日具酒殽。邀本部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故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一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嘗爲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

不爲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剋責。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爲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問趙可伐與。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應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覼縷。伏望台慈。有以鑑察。幸甚幸甚。

太上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可閱。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

戊申八月入見。盡縱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絛曰。春秋之書。多弒君弒父之事。爲人臣子者。豈宜觀哉。絛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儻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爲榮觀。

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僞爲之也。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

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仲爵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宗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誥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至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

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竝以罪罪之。毋作食言。各令知悉。

太上宣諭楊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職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齎行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爲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時缺浣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匹。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

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減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日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太上曰。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

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太上聞之。降誥戒飭曰。艱難之際。檢愼爲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爲狂藥所困。舉止取災。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要。榮辱之主係焉。而今而後。戒之愼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閒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悉。

太上聖度如天。下有細過者。其以聞者。皆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辟安造飯減剋。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儆衆。而金國孛堇八曷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審覈。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

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奉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才俊爽者二人。所須卽請批諭。當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來。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敬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推意。然以人易物。豈其本心哉。

諳板勃極烈夫人致書於太上。幷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祇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官應命。不敢輒留。

太上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於靈武。披胷捧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爲權幸所嫉。遂令張璪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楊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太上謀反金國。蔡儔聞之於莘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太上驚惶。未以爲然。翌日遣儔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干戶孛堇八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去。盡得其所陳之詳。儔歸。太上卽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前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皆悚慄。儔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

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僎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詞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僎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辯又遣徐王楨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榛駙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冲同往僎實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僎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及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竝死之使歸僎上疏曰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詰答曰老夫自聞男楞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反求諸己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悔寡尤顧惟一體其害尙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僎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媿德庶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懼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卽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甯富弼爲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體

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身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輟膳悲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我志也。後榜僚書於坐側。

金國送到太上皇帝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立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睹盛際。使我回得一日足瞑目矣。羣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竝賜親屬官吏。皆跼舞再拜受賜。

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容應辦。

宗室仲畧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缺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於如是。令李拓宣諭蔡儵草表一通。後有回期。欲乞同歸。

北狩未有行記。太上語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其未有人。詢之蔡儵。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爲後世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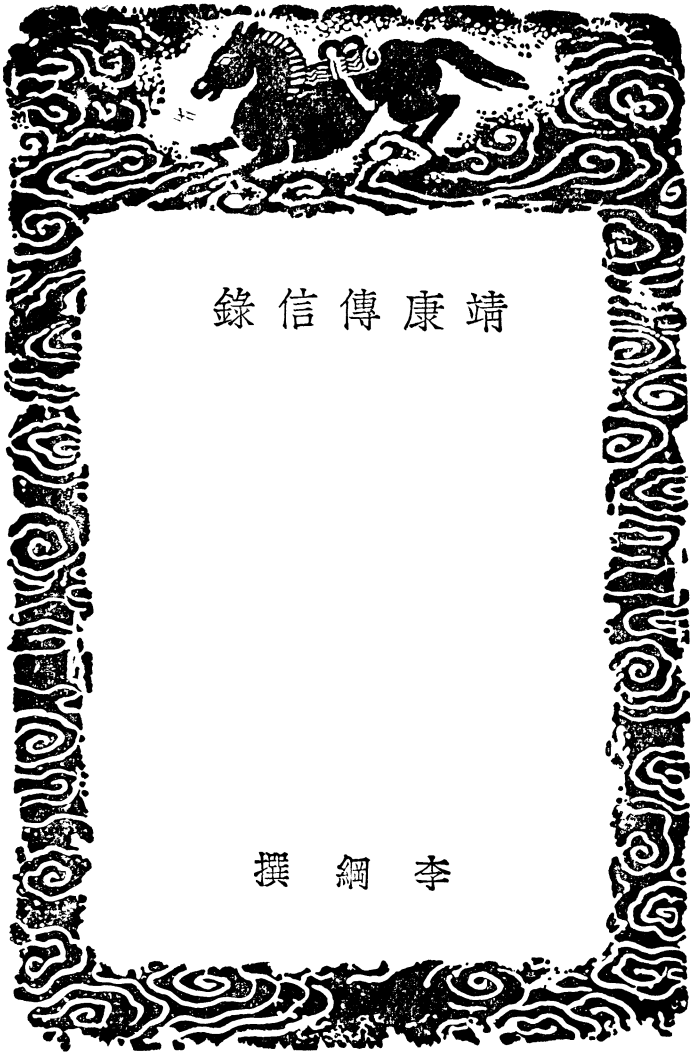
太上謙虛待下。隨行羣臣。無論大小。未嘗名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

太上喜爲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爲別集。

太上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捕網者。必買而釋之。仍戒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輩皆

在藝維之中。當求諸己也。

太上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晉。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靖康傳信錄

李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函海及海山仙館叢書皆
收有此書海山本較佳故
據以排印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眞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幷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

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鉤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 綱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聖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神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

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滄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敍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旣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

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幷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關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攸良弼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攸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

楸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坡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逗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敍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棁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屢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

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尙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衞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衞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衞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成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途散歸。陛下孰與爲衞。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衞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陟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敍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

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具麤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揖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即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門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士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手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桄渡濠

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衞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勢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攸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汭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焉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

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迺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金人軍前。宰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偉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隨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尙何三鎮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蹤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尙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留三鎮詔書。戒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

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犒大金軍所遺多掳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械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矇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

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患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屢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所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

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執臺諫。閔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楙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楙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簇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

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迺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減禹秦檜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楙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者將賞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幷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貲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足數。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

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攸王孝迪趙野。旣爲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攸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頃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拔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旣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余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離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忠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詔卽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

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讋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李稅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予宮觀以翰林學士何桌爲右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十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淮揚父老遮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聒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

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聶山之行。顯諭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迺不果行。而童貫等皆相繼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月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去奉迎。如蒙道君問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牖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敍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趙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

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合宜方得。因泛及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龍德宮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目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鼎山請以禁衞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敍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復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

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詢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迺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

辭訖。卽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牓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卽時上馬。四

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卽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值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以官激勸之彼旣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給地牧馬

民間雜養以充官使。吏胥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數月間。天下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二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饒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以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滯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循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近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免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加饒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

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盡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二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士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步軍十餘萬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望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嘆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一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挨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冗吏祖宗轉官時止以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通衢曰知樞密

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乞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寖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迺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敍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抑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復鎮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得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蕭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馳至城下說諭。投以矢石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道逢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乘勝復壽陽。榆次

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輻重犒賞之物。悉留眞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祇十數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容思殿。諭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言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卽令尚書省書勅。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唐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淮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相贊唐王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煒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

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尙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黜。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爲然。令條具以聞。旣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牓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軍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句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幷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尙書右丞兼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趨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戚馬且至。安節鼓扇罷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戚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諸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謾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末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任信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近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捉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車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過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

防秋之兵。臣意以爲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滯雛之固。去無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廟之羞。而陛下嘗膽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眞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衞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

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原降指揮防秋之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嘗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市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一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

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眞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塗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句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句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自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石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亟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

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劄子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翰敏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并敍襄日楊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遂落職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庸人讒慝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

累月。端憂多暇。採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敍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靖康紀聞

附拾遺

丁特起編集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及學津討原皆
收有此書學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

靖康紀聞序

紀聞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擁兵犯京城。二月十二日。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眞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二十五日。擁兵再犯京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出郊。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公主嬪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僞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北去。四日。邦昌僞赦。九日。册命元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邦昌復避位。收僞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夏。適在京師。初迫桂王。嘗爲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游函關。與同舍郎講問尤詳。悉痛二帝之播遷。憫王室之顚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戎之強盛。事有不可槪舉者。大權天下後世。或失其傳。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知吾君仁聖憂勤。而罹此不辜之實。因列日以書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一日。目擊而親聞者。凡前違誤。其間褒貶。允協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於天。質於地。告於祖宗之靈。斯言無愧。如其青史。論俟來哲。宋孤臣丁特起泣血謹書。

靖康紀聞

武陵孤臣丁特起編集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雲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爲備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召文武官於朝堂聚議。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專。其詔百官共議。仍不得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給筆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桌其首也。與者言曰。三鎮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不若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人怨。師出有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貢賦乃其末耳。況天下者。乃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遵乎。朝廷竟從與者之議。遂割三鎮。遂罷何桌中書侍郎。領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北河東京畿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錢。命尚書梅執禮爲清野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遜。仍欲大臣親諭河東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許

之。是日。邊報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游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僉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堠。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修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寶。焚燒廬屋。得城東巡檢穆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民搬入。聽就寺觀止。

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立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遽犯城壁。幷守禦八策。獻書下樞密院。大臣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詢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詢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耿南仲聶昌偕金使王苪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尚執和議。苦無經畫。著作郎胡處晦作長歌。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窄塞。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憑河

又馳突官呼點兵催上門居民衮衮閭巷奔請和諠戰坐受縛烏用倉卒徒紛紛黃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樹長險難恃官軍觀望敵如烟筏上胡兒履平地大臣持祿坐廟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兒笑呼一彈指公卿狀如鹿與獐明明大漢亦有臣誰謂舉國空無人賈生絕口休長慟用者不才才不用

二十三日命保甲軍八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其勢日益緊急執政直宿聚議親視諸城又置四壁彈壓提舉官各一員都統制官各一員提舉東壁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安扶統制東壁辛康宗南壁高侍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諸門彈壓統制官不可殫記又命劉延慶提舉西壁劉翰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闕上令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屯上清後軍屯封丘門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康宗統之范瓊張仙裴淵汪長源輩各統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廟算爲何如也道曉遽傳兵已滿四壁乃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河北輻輳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詣城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輩因緣騷擾往往及無辜已而羣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擾

亂。迨晚。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已而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之士。旗幟滿城。召募者多市井游手之徒耳。復捕姦細三人。市僉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又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焉。金人十萬衆。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充數。於其間。復擄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衆。太子劄寨劉家寺。相國劄寨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野間。自此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桌代之。孫傳知樞密院事。曹輔僉書。又以何桌提領召募奇兵。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郭京於殿前得。傅文政於草澤得。楊惠廣於釋子得。郭京自云有妙術。擲豆爲兵。且能隱形。廟朝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傳楊亦挾術。自是樞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爲統制。由技術而參機謀。以商賈而任將佐。其弊殆不可勝言。列皆領兵往來城市。眞類兒戲。有識之士。頗爲朝廷憂。而廟堂自以爲得計也。民情惴惴。造撰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騷動。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繼。金人水土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縛砲架造鵝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將前兵。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增秩賜帛。

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命解右僕射笏印金帶以賜之。已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金人寨廬實儀衛悉屏。惟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

淳身被鐵鎧步履如飛天顏憂勤愁悴跼蹐是日奇兵作亂殿統制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太尉王宗礎引兵戮數渠魁方定王健創奇兵何禦損之有識者頗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兵皆臨機制敵未聞領奇兵以自名也況未嘗出奇自輟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耳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如前金人攻善利門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乃止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如前上凡四日撫勞每巡壁不進御膳取士卒食食之復以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人作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酒巵一賜統制而下是日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選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獲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金人攻通津門宣化門甚急大臣親往督視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論列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關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而金人攻益急善利通津宣化尤箭發如雨中城壁如蝟毛又以磨石爲砲開至城上樓櫓摧破姚友仲於三門兩拐子城別置兩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磚石中間開小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自拐子城而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金人若至必擊頭項善利門其頭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兩門此三門者乃受攻之地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之問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礎。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拐子城。躬率將士督戰。凡數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初。朝廷爲防秋計。上幸封丘門城外按砲。錫賚不貲。砲石迄今。盡置城外。莫知其數。及金人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架數百。乃盡得前日之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門甚急。復於護新橋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兵下臨分布牀子九牛弩大小砲坐。又於城下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編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疊橋之法。先用木簰浮水面。次用薪。次席。次土。增復如初。矢石火砲不能入。火梯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火梯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亦用車軸推行。洞子其狀如峻屋。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上用生鐵裹。內用溼氈。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則要安砲幷推梯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殆未易數。

初十日。詔展公私房錢。縱市井賭博。以甦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上書。言極無理。奉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爲疑。已而免解進士費文端奏劄。稱文政所言雖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書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奉聖旨。備文端奏劄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助金人害國。士論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詔朕不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鑾輿之出正大雪苦寒馳馬戎服露手揎腕其賜賚如初仍命將士披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賜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通津門發砲中金人一裨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人劉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幷金帶以賜監砲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誥一金帶一示待漏院之側募人能戮金裨將一人者給之又揭示賞格自獲酋長迨小番等賞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諸門益急但命使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用兵講和之計蚤決無淹延未斷養成大患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札謂金人攻城急甚兵既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便亦不報先是金人初到闕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幸其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日復一日其勢益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是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之信迨其攻城既急罷相唐恪而相何栗而友仲乃有講和之請復不加省恪主和議而未嘗決何栗主用兵而未嘗用是時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知恪謬而無斷誤國於前栗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如此宜彼強而此弱也

十九日樞密曹輔左丞馮澥出使寨中莫測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金人砲座數百砲擲如雨人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三人已登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

十及兵士西人百餘。披城下戰。殺略數人。金人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中。俄頃。宰相何栗巡至城上。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顧。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兵約六七百人。見金人到。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金人引衆進逐。隔聲城上大呼曰。後面應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塡陷馬坑而死者百人。金人輒大笑。

二十一二十二日。諸門各有披城下戰。殺傷金人亦多。

二十三日。統制官發兵千人。自宣化門披城出戰。士氣甚銳。迫逐金人。幾欲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意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開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金人遽迫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折。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編橋。到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三間。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塡滿。鵝車領衆直抵通津門。宣化門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編橋。到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三間。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塡滿。鵝車領衆直抵通津門宣化門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氣若橫青山。城上有赤氣。橫亘十里。其氣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寒急攻通津宣化二門益急。詔六班俱登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候大捷者數千人。縱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大旗於金寨矣。又云。復奪馬千匹矣。時有令云。除守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許上。蓋京六甲正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爲金兵覘望。言猶在耳。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

一掃殆盡。皆望護龍河積屍不可勝數。復自雲梯編橋併攻上城。迎敵官軍班直。雖排布如雲。無一用命死敵。皆下城遁避。守禦官吏。相繼奔走。金兵遂發火攻敵樓。金人相踵而上。揚旗幟。衆悉潰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門。金兵三百餘人。分作東西兩隊。旗鼓引衆。弓矢射逐。已次第分守禦官兵擁窄。不能施放。退師遁崩潰下城。外鐵鷂子作陣。鼓噪而行。與城上金人相爲形勢。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數十萬衆。棄城而下。獨北壁守禦如故。樞密孫傅。躬親宣諭。士卒下城。守內救駕。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驚擾。號呼奔走。軍士輩乘亂刼殺。臥道上者如麻。捶殺太尉姚友仲。將士使臣官吏被害者。不可勝數。迨晚。諸金人縱火燒諸門。及新城裏居民居宅。王公大地。刼掠殺擄。火光亘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金人未嘗下城。殺掠者皆潰散軍兵輩耳。自早至夜。舊城諸門悉開。新城裏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龍德宮。睿德宮諸王帝姬后妃。皆潛入大內。上倉皇召大臣親王至者。惟濟王謝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閣中計議。遣使軍中傳開上有意極謙。皆是全活生靈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沓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問稱你我。亦其情迫。倉皇不暇他議也。士庶初慮上有遷徙計。因泣告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又呼曰。寡人在此。士庶鼎沸。上亦爲之掩泣。已而士庶感憤。請甲逾三十萬人。惟止四軍及班直有四方衆馬數千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出奔。

行門指揮使都虞候蔣宣引數百衆升祥曦殿大呼曰請官家遠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處去衆曰須討一線路去上曰卿等忠義亦不可不備糧食及金寶隨身乃詔殿前指揮左言宣諭衆軍令廊下飽喫酒食又令開內庫散金帛恣左右所取親從親軍左右長入祗候十班內宿上直衞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人立太子在側躊躇未決尚書梅執禮諫曰陛下未可輕棄社稷金人斂兵未下亦當別議使使哀鳴下禮卑辭請命而後觀變旋爲之計乃令左言諭蔣宣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輕動俟來早圖之蔣宣素與左言相得遂不復拒命既出卽詔殿前蔣宣忠義可嘉特與先次換班正使仍帶遙郡刺史落權除外路州鈐轄餘人並放罪所取金寶並免追納願出職換授者聽金人俄軍前遣濟王何稟并金使六人入麗景門入見傳到國相二太子令旨告諭百姓安業兩國講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額私相慶賀迨晚朝廷發使執詔命黃旗至軍前大官翰林司賜酒食果子赴軍中舊城外新城裏金人漸次下城擄掠城中凶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刼掠放火大擾人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冰陷溺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鬬之狀衆目相視莫能辨別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諭少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周圍皆吾兵矣可遣宰相來議事及邀聖駕出郊議大事是日白晝無人行

二十八日宰相親王出郊謝二酋開封府揭榜云仰在京文武百官秀才僧錄司率衆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國相元帥太子元帥請願將金帛牛酒犒設三軍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榜相顧感泣紛紛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於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榜示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太子元帥答謝活老小之恩滿城如旗幟節次進獻金人睹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黃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帝也）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各務安靜無使驚擾卻誤大事士庶覩榜又懷疑慮是日潰散殿前軍兵等所至爲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誘入分遣將士及開封府捉事人捕捉討擄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以令無慮數百人民情願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剝殆盡至有幷骨持去者遺骸不可勝計蔡河汴河老小橫尸尤多亦有被割盡者皆軍民乏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裏城內討擄稍息而城外者猶未定尚肆燒劫軍民至結連金人下城或削髮僞裝金人共劫掠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害者如張溫成劉明遠高大皇翫婆婆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燒劫扶持老幼遷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徧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間啼饑號寒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視巳刻朱雀門始半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諸門慢道以鐵鷂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縱火燒諸門瓮城樓櫓越三夕不滅砲架殆盡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無得疑惑平旦上擁數

騎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回。人情恟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報平安。詔云。大金已許和議。事未了。朕暫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不寐。至有然頂熱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者。猶隊伍巡邏。達旦。自是賊盜無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夾道。香霧盤空。未開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安業。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朕只俟禮數了。來日入城。與萬民相慶。

初二日。官吏士庶復集南薰門。肩摩臂屬。尤盛於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南薰門。抵宣化門。雪中行道泥污。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御車之塵。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動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嘆惋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淚。及州橋。淚已沾浥帕子。殆不能言。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亦攬轡而泣。至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言曰。朕將謂不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上既入內。士庶乃散。里巷爭傳。人情快適。恍若再生。焚香致謝。先是上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王嗣未嘗頃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知皇帝。若親出議事。曬好公事。但請放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乘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

道俄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云。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金人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於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鴟尾。並用青氈裹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爲璧額（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爲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並列於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拽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也。已令盡殺。禮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遺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遣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留之左右足矣。駕興。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輩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城。萬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術者剋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示。皆中書舍人孫覿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籬

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援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皆從之。

初三日。詔軍前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金人報。已而金使十餘人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壽。使命傳報。禮意甚勤。是日。朝廷紀綱漸振。劫獲掠者數百餘人。迨晚。二酋遣使將書。其略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追。事至於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名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皆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朝廷遣僉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犒諸軍。

初五日。金使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益拘藉隱匿者。全家軍法。告人賞錢三千貫。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羣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藏軍器。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藏法。先是城破軍兵拋擲軍器。狼籍道路。多爲民間收蓄。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等。依舊收係。支給口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間權住典賣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衆。人難於尋覓。慮隱匿者不肯歸還也。迨晚。又有詔撫中

外。遣使分詣諸路。乃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於軍中。待分割地界了足歸還。又取姦臣家屬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貫王黼輩。又取張孝純蔡靖李嗣本家屬。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覺劉韐折彥質折可求。城中官吏。惟命是聽。其或在貶路。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詔使者六人行軍請號。二酋雖聽信。復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登城不下。人復更生。已受天賜。但軍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軍外。切憂數少。支散不敷。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蒙再生之造。義當竭其家貲。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瘦者。

十一日。有大詔。金軍兵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至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其所有。盡以犒軍。已降聖旨。拘收戚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錢糧。犒設大軍。自皇后爲頭。又詔有能率先竭財犒設大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奏聞。當議優與官爵。今已差官徧行根括外。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有藏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埋藏。並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出榜云。見奉聖旨。拘收戚里權貴之家貲財。以助犒軍。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齎納。切慮罪責。致將金銀等藏窖。右榜人戶等。將本家金銀表段。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代支。其犯人以軍法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不行陳告。與

犯人同罪。民情洶洶。殆不聊生。於時有從政郎陳行率先詣開封府投報。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所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家屬。欲質於軍中者。開封府至是悉以勾集團結於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不忍聞。通夕不寐。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所犯爲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銀甚緊。鄭王后宅以隱匿金銀。不肯盡輸。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甚衆。枷斷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及使臣等於交質庫金銀匹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帥胡眞孺領兵勤王。後軍不繼。爲金人擄入寨中。

十五日。津搬犒賞絹赴軍中。左藏庫京師上四庫所有。如數。京畿保甲。盡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旌別人皆爭先馳。以幸早結所搬縵及十萬匹。是夜。尚書省大火。燒刑部。拆尚書省牌投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犒設物如前。金人擇絹不堪者。浸墨水退換。傳聞二酋甚怒。謂使臣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命委曲致懇。其怒稍霽。

十七日。津搬犒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浸以墨水。朝廷乃於內府銓擇絹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廊緡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

罰是日始遣復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責金銀甚峻。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納愆數逾限者。拷治。雖戚里權貴家屬。官至承宣罰後。婦人封爵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十二千。銀一兩準二千二百。又榜諸州縣鎮。曾遣人在京買賣。變易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匿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戶至屋宅。拘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主許告陳知情與同罪。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宰執以下。應曾賜帶者。並仰赴官送納。又詔神霄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搬犒設軍絹。殊未敷數。遣郎中監督使臣於諸門分監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物者多不遜。求瑕指疵。動輒退易。官吏難逃其責。至於棒毆使臣者。意欲賂遺。乃肯受納。官吏至是多以大蒜沙糖針縣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毀宮屋貨賣。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是日。根括金銀尚未敷數。又詔質庫戶質金銀。並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奔湊往斫伐木者。無慮千萬人。多爲軍人強奪。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

封府直取書籍鈈。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衆。臺閣亭榭悉毀拆。而倉皇之際。臺榭欹倒。奔逃求出。踩踐至死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頃刻間。被剝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詔樵採萬歲山斫伐竹木。而軍人併毀撤臺榭。又攘奪喧亂如爾。至是開封府捕斬作亂者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責金帛。以書揭示士庶。書云。骨盧你移皆勃極烈左副元帥。王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準充犒嘗。所領一千萬匹。今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爲辭。於理未安。比者城破。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千衣。絹數不限。早望依數應付。兵冀亮悉。無用匿辭。國書在前。大金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綵緞。自當竭所有以應付。除內藏左藏元豐及龍德兩宮御前皇后閣太子宮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缺欠。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仰體認大金之恩。匹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交與受納官。如敢隱匿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處置施行。士庶覩榜。頗懷憂懼。迨晚。金人來呼醫甚急。傳聞二太子有目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擄失去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請會於東西塔院。同詣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數萬人。不知尚書省如何處置也。是夕。火燒開寶寺天甯寺及

居民五百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急。又詔鬻爵。開列官資榜價直。募人承買。及僧道紫衣師號等。揭榜旬日。不聞有應募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熱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歿使臣賻贈五百匹兩。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擒殺於驛前。剖剝之。至是索賻贈。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殆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兵百姓赴者。又復如前攘奪。先自城陷日。金使人當宿都堂議事。以從官接伴。是日。金使與接伴方食。而軍民毀拆絳霄樓。欻倒。攘奪噪噭聲聞於外。繼聞有踐蹂墜壓至死。金使問接伴言其事。金人笑曰。使民爭利。定強者得。弱者失。至壓損人民。何不命官拆俵散乎。接伴者無以對。嗟乎。天子屏園囿之歡。縱民樵採。可謂盛德事。而奉行之吏。無經畫。欲利於民而反害之。宜其笑也。

三十日。津搬絹尚未敷數。又起搬金銀。一城騷動。皆搬運金銀之人。絡繹於道。士庶相顧。莫不慨嘆。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使二十一人。詣相國寺燒香。百官僧道。出南薰門乞慶二元帥。金使傳命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赴諸門交納者。終日不絕。絹已畢。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鋌銷者。及兩數虧。亦不受納。受納金銀官。縱強恣橫。意欲賄賂。故爲是爾。開封

府聞命。不敢稽緩。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退金銀。而偶奔走甚迅。百姓從而奔走。妄意爲交割城池事。爭往觀看。而金人城守者。遽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甚疑慮。遂報軍前。俄頃。金人擐甲伏。忽備鐵鶻子於門外者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督官於前胡跪訴說。幾不免敲扑。而監官具言人偶奔走。百姓又從而妄意。懇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諸州交割地界。蓋自翬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皆辱爲交割地界。兩河守臣百姓等作堅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日。竟不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乃降勑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不可失信。欲盡割河北河東永爲結好。雖即時應許。遣翬昌耿南仲前去。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臨城。堅守御敵。終致失守。出城歸款。上表稱臣。受其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猶守候交割。撫定了而後收斂。仍取應係合州官員在京血屬爲質。候撫定了日放歸。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勾到知石州种廣家屬。遣還軍還石州。早已歸款不用。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爲歸還。今聞某州某守未降。蓋譖勤王保衞社稷。不願歸屬分界。但大金尚在城上。若更堅守。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禍。不如早與燒毀楪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外。原係河南百姓官兵客旅。元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順。豈止宗社無所裨益。在汝亦必不保。謹無執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書之寨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銀表段。動以車計。又退換表段不及端者。督責根括。殊爲緊急。初未嘗卹人。惟務苛

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慧休院。先是。城陷日。中書舍人高伯振。與老母稚子。全家俱死於亂兵。至是遺骸狼籍。無與殯瘞者。瓊出己錢。爲殯於僧舍。及作齋薦悼。瓊胄武人。而能舉此高義。亦可嘉也。是日。何栗使軍中。

初八日。何栗使還。尚書省揭榜云。準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表段。府庫士庶元初數目十萬。未及所須之一分。遣右僕射何栗。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以爲報。性命無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揮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爾士庶其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歷抄寫。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勾呼禁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訊。荷項催促征者相望於市。迨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再元帥。議上徽號事。咨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敷。各降三級。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迨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定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以

金銀表段少駕未得回事屬緊切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表段者火急盡數赴開封府納許人告給賞犯人依軍法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帥只是爲金銀表段事未集暫駕未回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銀表段莫知其數士庶負荷競於馳納者亦不可勝計有榜云御前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尹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表段數少朕再三懇告元帥云京城居民父老衆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諭權貴豪富之家爲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是督責尤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及移文店居客戶迫諸倡家悉被攤認一城騷動人不安居是日又津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瑠璃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蓋自月初金人大索元宵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十餘日凡在京道宮佛寺正店所有搜絕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換

十三日隨坊巷作隊伍率金帛者不可勝計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聖駕三日不食大金元帥怪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尋差從官卿監分頭四壁直入居民家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所搜多有所獲又強勒家奴僕告首廂官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亦取之事體紊亂人情搖動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元帥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數足方放還可速依下項據所有數目明批上歷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隱匿卻因而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放出宮開封府戚里鬻藥人百姓老娘諸

王彭端公吏曾經祗應優倡之家及兩軍祗候曾在行局祗應倡人入內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大宗正司宗室之家曾遭遇輦官大小園子曾遭遇兵級東門司嬪妃等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幕士又榜云專切催促四壁表段金銀所契勘開封府榜大金軍前爲金銀數少聖駕未回事屬急切當所訪聞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鈆釧並行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才全德忠義高士一人轉於本坊逐巷內請一人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一錢以上或表段自一匹以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諭者右榜左右廂被委請眞楷謄寫給去榜文排門勸諭念聖駕兩爲百姓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依此送納已指揮本廂使臣開具被委請人勸誘到金銀表段數目類聚供申以憑備申朝廷乞賜推賞激勸忠義其有家計優厚尙切占吝不行輸納及擅便騷擾或將已掠物輒行隱匿之人亦行具名申解當依軍令如民戶別無金銀表段亦許量力抄上錢徑赴本壁根括送納金每兩三十五千銀每兩二千五百省表段每匹五千官爲收買是夜帝宿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恭候大駕者又雲集於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前納入官出限不納私有藏匿者並依軍法自令後不許以金爲首飾器物等及出舊新城候門徧行天下侍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者尤爲緊急婢僕告首括納者紛紛有以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納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不問傳聞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數十萬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宮主第什物暨龍德宮甯德宮

八殿所有一銖一兩無不括納車載而去者絡繹於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中來當遣大軍入城搜空當體此意不可誤事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持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駕傳到聖旨軍中供御帳幄飲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議未定駕回保無事恐軍民士庶憂疑令多出榜文曉諭右榜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甯靜不得喧鬧因民情頗搖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憤作爲詩歌者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行人多膾炙其詩云上元愁雲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擘胡歌舞葡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胡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名臣繼明道都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羣公神龍合在九淵臥安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氏斷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一啼悲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滿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欲歸東北角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銀益急先傳二元帥留駕過上元卽回至是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何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狀具述執政者輒不聽許是時書成欲達者凡數人執政者又不聽許獨揆徑赴南薰門乞以檄示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往軍前監軍

詰難而揆因高論抗辯極高二酋敲殺之由是餘人書無復得達矣何揆通鑑作徐揆

十七日有榜云駕前傳報爲元帥罰赴擊毬只俟天晴宴畢便回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有金人下城掠擄又有縋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也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號之聲聞於遠近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表段人心稍寬亦莫測其故但聖駕殊未聞回期罰宿郊外至是幾浹旬日

復一日陰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至暮雲屯霧集又命僧道作緣事以懇祈神聖祈請駕回自宣德門至南薰門不絕香滿大街贊詠洋溢如是者亦幾旬日置監國罰守司

二十日風雨益急有榜云駕前傳聖旨只向天晴赴擊毬大會了事便回內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在京舊開質庫之家須管依舊開張以濟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號崇文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假武光聖皇帝殊未聞駕還期市井妄傳可驚可懼又逐夜多有金人下城擄掠者爲百姓掩殺甚多又聞軍民有以他物與城上金人博易及以穢水代酒戮二人於市乃散榜云士民近有以穢代酒在城上與金人博易幾致生事自今後敢有與諸雜博易並依軍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罰赴擊毬大會小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城中見車駕遷延許久上下疑懼撰造詰言傳播不一又乞請軍器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其事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於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檜竹槍作兵器

以防托爲名。仰開封府禁止。如違。依軍法。自是人心愈不安。

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開質庫八戶。須管仍舊開張。如違。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張叔夜請依舊收係諸州解發材武人。日給食錢。監國許之。是日。官司增置糴粟米場。賣柴炭場。米不過三升。薪不過五十文。其值減市價數倍。赴場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給軍人米。聽從便出糴。意欲生小民也。又榜云。爲陰雨擊毬未得。車駕未回。金人忽索大棺木幷水銀等。又聞羣酋破額作哭不知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彷彿類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優倡及童貫蔡京梁師成王用家聲樂。雖已出宮。已從良者。亦要之。開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色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外聞城內百姓見兩元帥未放駕回。人心憂慮。又凍餒者多。皇帝聞之。出涕不已。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元帥。議事未了。陰雨連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糶賣柴米。庶幾小濟。仍不須羣聚以俟駕回。若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士庶讀詔者。莫不墮淚。先是城陷。物價踊貴。迨上出城。尤甚。至是城陷已兩月。小民樵蘇不給。饑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貓鼠。甚者雜以人肉。如鼓皮馬甲皮筒。皆煎爍食用。又取五岳觀保眞宮花葉樹皮浮萍蔓草之類。無不充食。雖士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後四壁乃

增置米場。出糶官米者凡數十處。但官司措置無法。大抵軍人恃強攘剝。而小民受惠者少。攘奪踐蹂。動致死傷。有如萬歲山採樵時。繼而揭榜。不許軍人糴買。男子婦人。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人。莫知其數。悉抑赴場鈐擇。開封府尹及四壁官掌其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幷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石彩色帽幞書籍之屬。人擔車載。徑往供納。急如星火。頃有榜云。兩國通和。各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畢。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安業。勿致憂慮。及衆人聚集。恐誤大事。是日。捕獲內夫人倡優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赴南薰門接駕。士民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望。以俟駕回。已而殊未聞耗。謝元乃作憶君王其詞甚哀。曰。依依宮柳出宮牆。殿閣無人奉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尚樂大晟府樂器。大常寺禮物戲儀。以追樽罍籩豆。至於奕棋博戲之具。無不徵索。載而往者。不可勝計。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頃有詔云。訪聞舊城裏外諸巷居民。往往撰造語言。唱說事端。聚衆以防拓爲名。於爐頭打造刀器。切慮引惹生事。卻致驚擾。深屬不便。答付開封府疾速曉諭約束。又曉諭諸色人幷爐火之家。不得依前亂行打造。如違。收捉赴官。重行斷遣。又榜留守司奉聖旨。令多差人兵。搬挈大金所須儀物等。候搬發盡絕。車駕還宮。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諭。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俟駕於南薰門。益衆。開封府追捕內夫人倡優。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不可勝計。至是尤甚。又徵求戚里權貴女使。車載以往。輪轍幾盡。搜求肩輿以乘之。賃轎之家。悉取無遺。凡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有親戚送共爲泣別者。又押內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藝等人。悉赴軍中。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惶惶。迫於凍餒。人有剖剝食人者。開封府榜云。街市屍首暴露。擒敢剝剔者。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

三十日。金人索八寶九鼎車輅等。及索將作監官吏。尚書省吏人。秘書省文籍。國子監印板。及陰陽傳神待詔等。並節次津遣。是日。解發內夫人幷戚里女使猶未已。午刻。以車載數百。行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於門內。而女使輩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卻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被罵。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發女妓。津搬庶物不輟。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出糶。以濟小民。又命拆毀高俅楊戩私第。

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雜工匠伶人醫官內官等各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刃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不絕。又索司天臺合天輪滴漏。俄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差人兵津搬大金所須應干物色。俟盡絕日駕回。

初三初四日。津搬器物。解納如前。併發家屬。市井號呼。殆不堪聞。又退回車輦乘輿稍敝者。令重新。太常

大晟明堂司天監應干物悉搬遣雖至重大者亦併力扛舁而去是日傳聞京城豪猾奚夜有刦人剝者官司彈壓自是益緊監國出令又增置米場數十所迨晚又榜云大金所須津搬漸已了當聖駕旦夕歸內仰士庶體國通和之意

初五日津搬解發者益衆有榜云內官藍忻醫官周行隆樂官孟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在家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因此元帥怒再行根括仰開封府散榜內官醫官之家應有似此隱匿仰再根括徑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云再括金銀又榜再括馬並要根括限初七日盡數送軍前交納亦以金銀再索也是日盛傳駕回迨晚寂無所聞民間造撰語言不一彈壓官捕一人戮於市人無敢齊齒者

初七日金人蓋修東州門莫測其意傳聞諸門昨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謗因與百姓戰鬬者士庶方且憂疑午後有內家車子數十各攜被褥於車後詣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卒從行皆有憂色士庶皇惑不知端倪監國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道君領宮嬪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洶懼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彈壓四出至深夜亦不敢息留守急召百官議事不覺已上更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俄頃監國有榜云訪聞小民多持軍器往來街市仰各安業如敢依前持兵器者並決治十五以下追父兄決又申諭上皇出郊正爲求駕回仰居民安業不得亂撰語言

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司。百姓不畏之。雖彈壓官司百出。百姓持軍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堲皇帝。初四日册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興。士庶競傳相慶。且訪問明興之意。皆未諭。頃刻傳聞。有奸民作出榜示。開封府已獲捕根治矣。及晚。開封府有榜。再申諭。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事。仰居民安業。夤夜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諸王暨家屬並佐軍前。

初九日早。內前揭長榜。倆坐金人節文及孫傅等報應文字。民間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百姓相顧。號慟隕越。士庶皆悔不令上皇東巡。主上遷都也。留守司令司壁都巡使范壎撫諭軍民。咸泣不已。其榜云。元帥府近以宋王降表奏。今回降堲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向新。既不改前蹟。悖德愈甚。是至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擊。京城推破。方仲待罪之請。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舊約。宗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爲我有。理宜混一。但念出師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聽隨主遷居。右所降堲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幷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公主之屬出京。仍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依堲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堲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舊宋之百姓。並宜從新。其國候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

地臨期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衞上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左副元帥骨盧你移皆勃極烈。右副元帥譜板勃極烈。都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狀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聖旨。傳聞播越義當卽死。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及期年。悲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具書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政修德備。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謫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窴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誤前非。卽無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及至卽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修臣子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諸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致。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心。存卹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外實本有堪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恐因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廣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之意但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闖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欲望台慈特霽威怒終始特與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賜俟班師之後退守偏土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君仲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恤早賜允從伏候台令

又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別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具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恩德甚厚但傳等切見國主自卽位以來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帝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卽位以來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主之不欲立上皇子孫則乞於神宗二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之至

元帥府據孫樞密等狀切謂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獨以寬仁釋其罪責別立賢人而已可謂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聖諭丁甯而輒言趙氏雖不忘趙氏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後不得更有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右傳等準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切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以罪罷.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山澤之閒.亦非德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他姓.又恐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不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聞.乞元帥府自行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皇懼之至.謹具狀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俟台令.

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之人.其餘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旣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君者一人.當依已降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今在軍.多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堪舉者.請示姓名.亦與依允.惟不許何稟李若水預此.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官各銜銜名連署.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傳等今月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難自

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所推戴狀申者傳等切詳本國趙氏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歷告今來違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及子支屬若不干預尙冀台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苦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難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痛哀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台令

是日士庶讀榜悉無生意意謂宗廟至此性命不保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已半中路無人行夜皆持兵器巡警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時各詣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迨午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叔夜責狀於門吏其狀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前已累具狀元帥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戴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告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又狀

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尙有不盡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則有監國皇太子自舊主出郊以來鎮撫

軍民上下安帖或立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矜恤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揣此言罪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民於今九世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候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懇切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

迨晚金人回文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蓋趙氏之罪深也況詔旨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祈請復立趙氏太祖推戴自立尙可若今依聖旨別擇賢者立之孰曰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百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欲在京目下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推目下在京爲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十一日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見發遣必當重有施行悔之無及仍不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十日

士庶傳聞回語相與號泣入夜上自軍中批御札付開封府尹徐秉哲二月內於元帥府拜受金國皇帝詔書以違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后妃太子諸王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恐舊地別立賢人其餘百姓爲累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齎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

妄爲禍福。速招連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爲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無使喧撓。反爲我累。太上皇亦批御札云。尙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內前。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前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許遮阻。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官司捕爲首者一人戮於市。方定。至是。乃預戒約。嗟乎。閭閻下賤。亦知有戀主之心。豈垂紳正笏者。乃甘心賣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出南薰門。百姓哭於道上。太學生哭送於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震天。皇后太子一車中士庶旁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孫傳張叔夜赴軍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用趙氏。開封府御史臺。糾集百官於祕書省議。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以上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人。置歷給札。各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軍前。范瓊領兵把祕書省門。開封府御史臺公吏。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遠邇。但亦無敢慨然立異姓者。惟御史中丞謝列。謂邦昌無狀。不能盡人臣之大節。以釋四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乞押赴軍前面諭。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

奉大金皇帝聖旨。二元帥台令。令立少宰張邦昌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不敢推戴。欲立賢人。亦敢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官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移文。取親王帝姬及南班家屬甚峻。京師官吏。一

聽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開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於遠近。先取官吏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亦有發遣者。內前至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者。百餘日。又追取宮嬪以下一千五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怒。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各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忻然應聘。士論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檜赴軍前。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僧行數十人。開封府集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赴軍前。後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齋。視施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刊經板官司購求。即時解赴。

二十日。解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前。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官。陳狀軍前。乞取家中窖藏金銀。開封府經令掘取解者。如是者凡二十餘人。緣在先去軍前者。籠中皆有金銀。二酋由是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向以爲絕無。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官吏移文督責至緊而至峻。官司不敢復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殆無生意。是日。宗室宮嬪赴軍中者。猶未絕。呼號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議遷徙事。御史臺經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及宮人釵釧之屬。金使自入內中。親手盡皆抽去。官司猶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壁置場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金每兩三十二千。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賣者。猶以爲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所買金。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赴軍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項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聽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委開封府使臣小火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徧。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大聲號呼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呼。官司從之而不問。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軍中。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千車。督責金銀尤爲緊峻。又有軍前告禁中金場及鎮庫金塊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太學錄黃豐楊愿二人。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所使。復托疾爲申。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迨晚。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催促根括金銀已而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押赴軍前。二酋震怒。拂膺大聲斥責。命執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卽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俊也。既殺。復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屍首

棄南薰門下。時監軍者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執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幷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晚大風拔木。百姓既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啓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表段數目。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表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動。不堪其苦。而自廢主以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家。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是。輒乘醉插花滿頭。聯鑣而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表段。大抵尤甚於前。李若水兄及從吏輩在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人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迫上脫袍。是時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持上。呼天痛哭。爲金人所囚累。令金官高尙書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而不敢輕與金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歲城陷之後。再立主上。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如金銀所須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巨賊耳。弔民伐罪。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靑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於口。自金人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難者。纔聞若水一人而已。萬世之下。宜其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表段。又如昔時。先不要紬布等。至是悉要。搬擔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表段堆

積如山有腐爛者而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達二酋欲飲食衣服其文送開封府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聞之無不痛哭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報軍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宰相入城合迓於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張邦昌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千萬人范瓊任長源諸統制官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反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卽位猶豫未敢先是軍前指撝如不肯卽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後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庶民每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及議定初七日擇時卽位是日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覩事勢至此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祇候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事未啓爲人所告范瓊自部兵格殺五十餘人其餘悉潰革父子與爲首者並斬於大梁門外嗟乎革誠有志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卽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册文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册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連日宴金使於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峻且云。金銀表段。所須十分未及一分。仰開封府在京坊巷見在人戶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人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數配。意欲於此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敷原數。雖細民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一百錠。表裏五百疋。家至戶到。分到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小民自知所配太甚。復事出於衆。且相戲謔云。假使變賣釜爲金銀。化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是敷納。但金人自以爲必得。而準望督責者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表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其戶口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問。官司亦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乞免其書云。

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灑貢於忱辭。終未孚於台表。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棼。念將何以息其動。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實頗罄竭。悉已輸納。嗣位之初。朝廷祗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報。雖割肌體。豈足論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圍城之久。比屋餓莩者多。每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

生欲拯給則乏米糧以續其命征催正急刻縱相尋若閱日消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夫跼天蹐地莫救於元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切賜以矜容特寬冒犯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始終之德遂全億姓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征催金銀表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命百官庶務作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奉行不敢懈怠尋曉示諸生須管置課册假簿及鎖院補填十七日以後私試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災是日大火燒百餘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遣國子祭酒董逌撫諭諸生慰勞備至逌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鹽鹵多有疾故者逌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有至十餘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撫諭之意又命醫官十人於諸齋日夕看候又給藥餌之資各五千太學疫氣尤甚於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先是就正齋生蔡延世夢金甲神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令取鑒往東南旁有一人問曰此何爲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被髮赤目趣向北呪曰飲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纔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駭也後病疫發腫者往往只於豆湯取效由是太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疾疑其神人呪水之異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廣傳於世因錄方於後黑豆二錢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盞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復有入城者.云被二酋指揮.聽暫告假入城.收買藥材物色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醫官某人行李.或云國相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此輩.尙欲矜耀.可謂下愚而無知者歟.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節次索金銀表段.並犒軍之物.所須雖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國肇造.本固則甿.慮有征督.重困民力.已議停止.邦昌令開封府散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君.毋念舊主.仍書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落.

二十四日.軍中放還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啓行.

二十六日.城外大火亘天.傳聞金人前寨焚寨柵.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慟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出南薰門.設香案謝恩.及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不過設香案.陳起居.並如常.從行卽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輩也.士庶旁觀.無不感愴.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主上在粘罕軍中.主上乘馬.侍衛百人.

後有監軍從之。自鄭門而北。所過一城角。淹面號泣。諸王各乘車。士庶傳聞。肝心摧裂。親王駙馬宗室。多徒步不能行。驅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復分撥兵衞。尙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閒聞金師之退。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如蟻集。鱗次。惟鑾輿播遷。爲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飭樓櫓。委侍郎邵溥總領其事。置修城司。壁官屬。各有員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米麪豬羊等。不可勝計。又棄下老幼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盡徙入城。多有挾遺米麪。或有懷金帛者。欲以爲入城養生之具。盡爲守門兵卒輩毆打奪之。城外金人遺棄之類。大抵亦多爲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置乖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午刻有榜云。

范尙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

初五日。王淵領兵到闕屯於通津門外。邦昌出手書。欲册命元祐皇后。其書云。

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網罟。實難逃於刀繩。外迫大金兵火之餘。內軫黎元塗炭之苦。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憚於夙宵。杵臼之存趙孤。實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重惟本朝興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知。徽柔懿恭。王假有家。肅母儀於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於泰陵。

雖嘗寓瑤華崇道之居。亦繼承欽聖還宮之請。久棲眞於秘館。尤著德於令聞。今二帝旣遷。山川大震。匪仰伸於懿範。將曷稱於儀刑。是用舉國儁章。擇時陬吉。躬卽彤庭之次。虔修欽奉之儀。允契天心。式從人望。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卽安。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令有司擇日具册命。疾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於瑤華宮。仍居延福宮。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於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人到闕屯於靑城。

初八日。邦昌命賜學校之士恩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册元祐皇太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

以身徇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尙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口於閒諜。漸以北還。旣禍亂之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原奉欽望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予復避位冢宰。實臨百工。誓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心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

惟多方之時乂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於休庶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爲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行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以眞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舊呼時雍爲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人貨賂賣差遣殊不知亦能爲賣國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

十三日道路漸通日有出城者四廂都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尙有後軍見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輕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開封府曉示準奉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札子當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請和及得曹楹密礬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屯人馬京畿以示逼逐後據探報屢幸兵寨恐有姦謀卽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敵於前促勤王之師追詣於後莫不嚮應今聞兵衆旣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隕越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虛實仰開封府詳此悉開具兵馬臨城盡與未盡二聖車駕還與未還仍曉諭諸人當府領兵邀追迎請以安衆心具狀申來士庶讀之莫不感慟

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
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
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師勤王誓書云
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甯軍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嶷等敢告士庶金兵再犯京闕侵擾暴虐人神共憤望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之俱生今諸道之師大奮於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毋懷異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違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鑑斯言
十六日開封府揭榜云
傳到京兆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郎秦鳳路經略司準備將領權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申契勘準秦鳳路總管衙指揮領秦鳳路奇兵軍馬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秦鳳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骨捉龍國首領溪姑丙靈首領藥買佺國首領藥欄出頭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情願自備衣甲人馬口食前去厮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有恆恆國首領結連通溫來傳送前去會同發遣訖契勘前項諸國首領深為在熙秦累年管勾茶場日逐相親人情遠

邇大段習熟今來逐人爲見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深身前去委是赤心忠義人馬強壯深以指揮各分頭統領分數路前去破敵及乞差發得力使臣多齎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各取便路兼程起發前來京路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行軍馬經過縣鎮居民往往以錢糧犒賞父老多稱前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者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任長源宣贊舍人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云以京城彈壓之功敍遷至此

十八日開封府揭榜云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間道路走使臣三偏督河北東路諸州軍府追殺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道把隄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還宮闕使三軍將佐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先下大名府路分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按甲不動假倡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外聲跡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成奸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逾河北去及啓行外人纔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其

必有待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德澤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於天性自總兵於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戡甯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敗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蒼生奈何自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戎以刷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亦許充賞期於力救二聖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與祖宗之積累甚厚邊遭兵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慰撫都人者右曉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馬副元帥宗澤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青城募救駕義兵又分遣使臣揭黃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時應募者多市井游惰無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師府參謀宮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揭榜云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近城切惟趙氏德澤洽於民心主上仁聖慈儉天下忻戴獨以奸臣賣國坐致金兵犯闕禍變之大曠古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子悲憤痛切甘心屠潰況本朝親王元帥將兵在外故於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蓋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帥追擊金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軍準備以圖興復仍登壇歃血盟於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今宰臣忠懇至三衙太尉

等上下計奉母后寶書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刼請車駕及皇后之時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堵無致疑惑以待恩撫須至詳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節次遣使請迎康王官吏士庶延頸以待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張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禮迎請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詣康邸汴河之船如鱗

二十八日祭酒董逌率太學生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節次移文諭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催督綱運以濟都城缺乏

三十日連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絕

五月初一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炎後一日赦到京士庶舉手稱慶

靖康紀聞拾遺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羣姦協謀。力排李綱任兵柄。將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凡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尙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有建徵兵之議者。爲執政者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野王配享。朝廷貴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堠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遽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卽王雲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鎭租稅。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鎭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王雲星夜奔馳。纔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黜之。責如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鎭。朝廷雖明有許意。復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殺於磁川。守士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忽爲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怪石聚於山窮奢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園圃之觀毀撤垣牆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間山川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艮卿雲萬態奇峰紫蓋飛來峰伏龍走虎之類尤爲特絕又有松陰竹徑花圃石洞邨居酒肆莫知其數戒嚴日久殊乏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閒錯勢極高峻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其閒卽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逾時殆盡遂成丘墟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爲艮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長久今不數年閒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凌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爲笑天時豈可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閏不同如此豈歷數有功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胡慶彥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反掌閒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履蹈反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不必將種相門也

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槌槌上悉係毬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曉

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柏。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寨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既去。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淹牟駝岡。胡不俟金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卽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剝之。其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披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二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征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嬪宮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講和回。憐太學諸生辛勤。效死弗去。卽遣中書舍人孫覿兼祭酒。慰勞諸生。及聞議賞格。諸生感激上意。涕泗橫流。繼而再幸軍中。駕往來人數。聞諸生時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捶打臺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自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傅。提舉則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統制則有王奕姚友仲。統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彥石可寶李湜。其餘逐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使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或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復作逃亡申舉者。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遠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被賞典。京師雖陷。彼猶攜告札以遺子孫。歸耀鄉里。自以為得計。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冀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芮來。堅欲割兩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齋宮。斡離孛來自眞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不能禦敵。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京城閉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毆殺統制官辛康宗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募死士發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擐甲服劍。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勸上遣兵出郊。結諸□以扼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為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鵝車洞子。欲攻南壁。為都水聶守。決河水灌。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議和。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辭語慢侮。宰相何桌招集流民數千。厚賞。號為奇兵。又馬步軍太尉王宗礎。薦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自言有隱形秘術。且以拒金人。

金人皆以爲笑。後盡沒於護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風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餘日不霽。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鵝車洞子雲梯上。縱火燒鵝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懼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五日。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自相踐踩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星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拔漢幟。遂立黑幟。斂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堞。內侍黃經臣死之。金人又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知死所。百姓奔左掖門。問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諭。且納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議和。何栗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欲邀龍德出郊。衞士蔣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車駕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款求和。迨夜還宮。自是何栗李若水等及誤國大臣。皆謂金人守信不渝。殊不爲備。初凌鑠阻格議臣。金人遣使入城。需車馬金帛寶玉繒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計。官兵守城者。多投金營。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百物玉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齎詔四方勤王退師。兩國永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日。而金人斂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相見。時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刼王侯大第。取金寶婦女。小人乘勢。剪髮塗面。詐稱番兵。白晝爲盜。官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十數人。凡月餘始定。正月七日。金人遣何栗李若水入城。責金寶。不足。欲挈何栗家屬。又欲縱兵大殺。栗甚懼。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議上徽號。至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

然甘棠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急傳車駕如軍中。百官痛恨。復莫能救。且知其必生變異矣。皇太子監國。孫傳王相張叔夜至樞密。范瓊攝兵政。車駕幸劉家寺。逾月不得歸。太學生何揆等哭於南薰門。金人追至軍前。殺之。事見前錄。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狩見聞錄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製 朱宓

G一八九八上

（本書校對者 潘同曾 王永榜 姜佐禹）

